

今年的酷夏

市直 李春平

今年的夏天别开生面。

阳光不是灿烂,而是凶狠。它完全远离了温和,变成了毒日。太阳的温度是恒定的,是地球公转和自转导致了季节和温度的变化。所以,高温的责任不在太阳,太阳是无辜的,问题还是在地球上。地球上居住着人类,所以得向人类问责。曾几何时,文青们描述生命状态的时候,喜欢用“生如夏花”这个词,来暗喻生命的旺盛与茁壮。可是,今年就不能“生如夏花”了,熏烤在四十度温度之下,很多生命力脆弱的植物都晒死了,变成了田野上的枯枝败叶,一根火柴就能点燃全部。它带来的不但是农作物的减产,是对植被的破坏,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了。

人们对夏天充满了恐惧和怨怼,春天和秋天都成了人们向往的季节,充满了无限眷恋和向往。阴凉和树林都成了理想中的伊甸园。当我们置身于太阳底下的时候,一切与“热”相反的词语,如阴凉,凉爽,清凉,寒意等等词汇,都变得亲切可爱起来,并唤起我们对“冷”的亲近,去对抗铺天盖地的热力。空调成了每一个家庭的降温之宝,成了当之无愧的工作狂,全天候地开足马力。人们除了去高山避暑和北方游玩,要么是窝在空调房里闭门不出,此外没有其他良策。而在高温下上班的出租车

女司机,个个都是全副武装,除了涂抹防晒用品,还有防晒服,防晒腕套,把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拒绝任何一丝阳光照射到肌肤。街上没什么行人,所有的人都希望乘车到达目的地,所以出租车的生意十分兴隆。

回想小时候,读《水浒》“智取生辰纲”一段,有“赤日炎炎似火烧,田野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的诗句,便看到了施耐庵对农民的同情心。我是农村人,对“赤日炎炎似火烧,田野禾稻半枯焦。”有过体验,有年夏天干旱,我母亲曾经当着我的面,虔诚地望着天空说:“老天爷,请你下一场雨嘛,庄稼快要干死了。”然后用提前准备好的茶叶,盐粒和粮食的混合物撒在地上。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巫术,母亲没有使用“天灵地地灵”作为开头,也没有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作为结尾,仪式感太差,说明母亲的巫术也不是正宗的。但从母亲严肃的表情上看,我能感受到母亲心里的痛楚和焦虑,因为大旱是饥饿的前兆。三天后,果然后雨下来了。但我觉得这不是母亲求雨的结果。如果她不求雨,雨照样是会下的。

再后来,读了大羿射日的故事,才知道天上原来是“十日并出,草木枯焦”,尧命羿射日,射中九个,仅存唯一。这个关于夏天的神话,可能是古人在热不可耐的时候想象出来的。于是就

有了大羿这个射日英雄。在鲁迅笔下,射日英雄也很尴尬。由于他的射功太强,方圆百里的野兽都让他射完了。为了养活夫人嫦娥,他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狩猎。有天出门,把别人家的母鸡当成了鸚鵡(斑鸠)射杀,被老妇痛骂,还把自己的干粮粮送了出去。回家后,竟然发现嫦娥独自奔月去了。这是一场没有男人的私奔。老婆不辞而别,他拿出射日的功夫去射月亮,结果月亮抖动了几下,并未坠落。从此只留下他和一群使女。好在月亮只有一个,鲁迅先生没有让大羿把月亮也射下来。

今年的夏天十分坚挺,白天热一下也就算了,可晚上依然热度不减,我不明是白天的热量没有散去,还是月亮散发出来的热量,反正在月光之下照样酷热难耐。这让我想起了“吴月喘月”这个古语。说是江浙一带的水牛十分怕热,它们被太阳晒怕了,晚上看到月亮以为是太阳,就会粗喘,可见这是一种生理反应,也是一种心理反应。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今天的酷热,古已有之。

坚挺也倒罢了,今年的夏天还非常霸道,明明已经入秋了,还保持着夏天的模样,强行占据着秋天的时光。酷热在持续,满天不见雨,每个人都在眼巴巴地盼着“天凉好个秋”。

南山云见组诗

恒口 杨麟

在南山云见的院子里看这方山水
连绵的山峦,在四周
郁郁葱葱中,隐藏了石头及树林的
气质。在南山云见的院子里
看这起伏的苍茫,以及聆听苍茫中
麻雀、锦鸡的孤傲,致使我们不再
在池塘的倒影里寻找自己孤独的勇气。
一朵朵仅仅是这方山水间的点缀。
溪流最具动感,潺潺流过石缝,
从上而下,流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境界。
微风过后,泥土、花朵、青草等,
清香附体。残留鬓角的那丝温暖
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故乡,
也就在此时,我有了要全身融入这方山水的
冲动,与这一草一木,一花一鸟,
一起等候着自然的召唤。
此时,我坐在南山云见的院子里,
如同院子东边的百年银杏,
以及西边的柿子树
在这方山水里静默守候。

南山云见的夜晚

狗开始叫了,青蛙,蚱蜢,偷腥的猫
开始叫了。暮色重重,只有此时我才能看清
山峦的轮廓,如祖父被庄稼压弯的背影。
南山云见的夜晚,看见星星行走的夜晚,
有着月亮从山口漫延,夜风中夹杂着
萤火虫热情的夜晚。或者说
可以让自己与天空对话的夜晚。
露珠开始滋生清晨的光芒,刚刚发芽的种子
正在舒展脆弱的叶片,在南山云见的夜晚,
没有惊慌,苦涩,没有生活的破绽。
置身其中,一条通往寂静之路
正在眼前,走过去,可以听见森林的
絮语,以及白天从城市
带回的繁杂悄然离去脚步声。
南山云见的夜晚,月静幽远
万物怡然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
依然感受到开阔的夜晚,
空旷中弥漫着诗意的夜晚。

各种花朵都在绽放

野黄花儿还在绽放,三角梅也在绽放,
陶红里的荷花,花蕾在蜻蜓的足下
憋足了绽放的力量,随时都会
撑破夏天的寂静,蝴蝶嗅着荷香,
蜜蜂绕了一圈又一圈,期待绽放。
绣球花五彩缤纷的绽放。
鱼腥草躲在墙角里绽放。
喇叭花疯狂成长,等待绽放。
蔷薇与雏菊,不知疲倦地绽放。
石榴花在绽放,栀子花在绽放,
我从山里采回来的灵芝,在茶桌上绽放……
老魏与他的儿子,在房后挖土豆,
丰收在他们的脸上绽放。
挖出来的土豆,一堆一堆地躺在泥土上,
时光在大地上绽放。
我的拉布拉多犬,跑进池塘打着滚,
在院子里嬉戏,用它自己的方式告诉我,
笼子外面的自由,正在心里绽放。

夏夜片段

风送来了野萝卜的青草味,在这夏夜
我数着萤火虫的尾巴,把注意力集中在
那星星般的辉煌里——我需要纠正自己的
无知,这些本来就是天空掉下来的星星,
在草丛中闪耀。每一束光,都能照亮草叶的
生长密码,包括我伸手去捉拿它们时,
我手背上紧张的脉络。

遇见羊

去南山云见的路上,你会经常遇见
一群羊,它们有时是一道风景
宛如天空遗落在凤凰山上的星星。
有时它们又像一群纨绔子弟,
无限自我地放大内心对世界的鄙视,
对来往的车辆,视而不见。
不在乎外在的目光,也不在乎
你是否鸣笛驱赶,只顾
闲散行走,或者低头啃着草尖。
前几天老魏儿去世,我看见他
将羊摞在地上,准备宰杀,
我的目光突然与羊的眼神相遇。
那一刻我发现,它骨子里的气息
是那样的柔弱悲哀。

《中原军区布告》的书丹者——邱子洁

紫阳 程楚安

邱子洁是谁?少有人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布告,知道人不少;紫阳东城门在哪儿?紫阳人,特别是县城的人谁不知道?而这三者却可联为一体:邱子洁是用毛笔书写《中原军区布告》在紫阳东城门的人。

紫阳东城门楼两侧墙壁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布告》,书写于1950年9月,四字一句,共376句,读来朗朗上口。这建于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的紫阳东城门,见证了紫阳的独特历史。

紫阳老城依山傍水,从老街上河滩的泗王庙处沿石阶上衙门须经360阶,入东门口,方见斗大一城!书写者邱子洁生于1911年,原是国民政府的文抄员,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政府办秘

书。布告全文幅宽3点7米,高3点37米,纵排直行,邱子洁悬肘书丹,确需功底,筋舒骨挺,颇得堂奥!紫阳乃和平解放,邱子洁因书写此布告有功,后被新政权留任政府招待所任会计。

从我记事起,因上学每天都经过东门口,也没见有什么布告,上面是写有毛主席语录的石灰墙,除掉石灰层,重现了字迹漫漶却风韵犹存的《中原军区布告》,我才得以见到。20世纪80年代,省上拨专款维修《中原军区布告》,文化馆文博干部没有请馆内书法专家擅自搭架修复漫漶的字迹,因他既未临过帖也未描过红,毫无毛笔字基础,更谈不上书法功底,致使原来的书法珍品、重要文物严重损毁!(现“建设新紫阳”因字大还算重现当年真迹)这真是照猫画虎、东施效颦,反弄巧成拙。

你看,农人事稻,只用下田六次:犁田、和田、插秧、除草、晒田、收割。稻田养鱼这事却要让他们每天来伺候,不是各种观察,就是各类服务。日复一日地田间劳作,一两个月过来,这些普通农民就锻炼成了程序化操作的产业工人,一季下来多数人都成了技术工人。因而,毛锋说他的合伙人现在都成了专家型的农民。

走着走着,见到了一处方塘,周边围着,挡住了来水,里边只有半池渗水。毛锋介绍,这是鱼池,当水稻快熟,进入晒田、收获期,如果鱼还没有卖完,就引入池塘集中起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田与田之间都有两三条半米深的水渠,每块田中也有两三条渠道,它们既利于日常供水,也便于鱼儿归塘,同时还可捕鱼时设置“方便之门”。农人的智慧在这水渠间闪现出晶亮的浪花,让人不由得赞叹:劳动让人勤动手、勤动脑,并在脑手并举的劳作中增长了聪明才智,书写出诗情画意。

拐过集镇东南头,就到了余岭村和袁庄村,这里又是七百多亩水田,仍是土地流转性质的合作经营模式。这里原靠种植、加工、出售富硒大米出名。如今,引入稻田养鱼后,富硒大米又成了无公害大米,品质更好了,产品更优了,农民的收入翻了一番,他们无不称赞养鱼双收是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条好路。为此,刚在田间放入鱼苗的邝家老表,就约我于收稻时节来尝尝他的稻花鱼。

今天,我来到梅子铺这稻花香的田间,不仅是为品尝稻花鱼,而且带来了“电商助农”志愿服务团队。当一条条肥鱼,顺着流水的引力,游出沉甸甸、黄生生的稻穗丛林,游入田坎边、渠道里设置的渔网中,看着那一两斤重的适中个头,圆乎乎、胖嘟嘟的肥美之相,我问一斤多钱,毛锋和邝老表异口同声地说:五十多块!

这不就是市场上常见的普通草鱼嘛,在稻田里养了三四个月,摇身一变成了稻花鱼,身价立马提升十倍以上,这值不值?你信不信?看一眼这细嫩、肥美的稻花鱼,闻一下这扑面而来的稻香、鱼香,还有什么不信,又有什么不值的呢!

下课的犁铧声一响,老师一合上书本,同学们便蜂拥而出,各自找各自要好的玩伴,虽然只是课间十分钟,但操场上仍旧上演着玩篮球、踢毽子、打沙包、跳皮筋、踩方格、扇纸牌等多种游戏,也有些文静的同学不喜欢热闹,索性就靠在实木大门上看甬道两边老师的书画作品。所谓书画作品,其实是学校的老师闲暇给老旧校园增添的靓丽的色彩,有刚刚毕业的小老师用圆笔把学校复刻的西洋画,有即将退休的老老师用毛笔写满墙壁的千字文。那时便觉得很美,很好看,让人看了心生愉悦、欢喜,想着长大了也要写这般好看的字,画这般好看的画,成为像他们这般优秀的人。

每天上午课完,到了中午饭点,同学们又如来时一样,三五成群结伴而行,老校长总是站在大门口叮嘱:“走路莫走路边,爬树莫怕颤颠,一定要注意安全。”同学



于元波 作

瀛湖

第1325期



“稻谷扬花时,来尝稻花鱼。”这是我与梅子铺的约定。定下这一言之约,是在插秧时节。看着这大片的良田忽然之间由金灿灿的麦地变成了绿油油的秧田,我情不自禁地叫停了汽车,走进了田间。

这是月河南岸的一湾盆地,背靠着凤凰山的一色翠绿。一排一排的水田依山傍水,从河边缓缓地延伸到山坡,灌水田在阳光下透出透明的光亮,让天地之间平铺了一层映照天地的明镜。我在这镜片上看着青山,看着白云,看着一串一串的小鱼儿在镜面穿梭。正疑惑着鱼儿从哪里游进了水田,一行人迎着我们走入画面。

戴眼镜的领头人,是安乐社区年轻的毛锋书记。他指着集镇东北方的连片水田说:“这一大片子哩了六百多亩,我们统一流转过来,搞集约化的稻田养鱼。”

这时我才明白,这平展展的良田沃土,曾因劳动力的大量外出打工而被大面积撂荒。毛锋联合几个返乡的创业成功人士,用活土地整治政策,把闲置的田地流转到合作社来,实施稻鱼双养项目。去年试验成功,今年全面铺开。

这里有安康市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最大的引水工程“月惠渠”,梅子铺位于渠首。过去全镇有一多半村子享受此渠的灌溉之利,撤销梅子铺建制,整体并入恒口镇后,这些村仍因水田多、产量高而成为全镇农业生产的“白菜芯”,今年市上的插秧节就是在梅子铺集镇南边的袁家庄村举办的。

我们顺着月惠渠的清水走向田野,毛锋指着在秧苗间蛇行的鱼苗介绍说农人侍弄鱼业的,的确不易。稻田养鱼,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养鱼的水田不能打农药,我们得在鱼苗下水的半个多月之前就消毒、清田,把秧插好,让水澄清。同时,这些鱼是供人食用的,不能有污染,不能施化肥,不能有农药残留。因此,我们在翻田时就掺进渣子粪、和入农家肥,保证鱼苗健康成长,为市场提供纯真的绿色食品。

他们的辛苦,的确与普通稻田劳作不一样。除了和、插秧这些必备环节,必须掌握鱼的生活习性,做好跟进式饲养,而不是放进水田就万事大吉的“放养”。以鱼食为例,就是个具体问题。南方的稻作区,稻田里有大量的水草、虫子、泥鳅、黄鳝、青蛙供鱼食用,安康虽然地处秦岭南,宜于稻作,但梅子铺的农民打工弃田多年,这些新近复垦的田里草都不多,已是许久不闻蛙声了,鱼靠吃啥生存呢?毛锋他们请来技术员,论证出水



乡间村小

平利 柯荣

小学规模不大,远远看去如同长方形的火柴盒子,漂浮在白沙河东岸阡陌交错的庄稼地中间。哗哗的白沙河水由群山里的溪流汇聚而来,一路畅行,直到小学脚下忽然一拐,形成一个颇为壮观的转体,而后再由近及远,千回百折,日夜不息。

学校居于村子的低端,从家里去上学,大半是在走下坡路。先是顺着公路走到胡家门前,然后过桥,沿着庄稼地劈出来的极狭小径,一路蜿蜒蛇行。三五成群的孩子举着长长的筒筒火把,小心翼翼的踩在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彼时天地间似乎有无数星辰在蜿蜒的小路上明面闪烁,一时童声鼎沸。半边街已而在望,不久就远远看见另一条河的同学正踏过半边街的石板桥蹦跳而来,队伍瞬间庞大了起来,我们穿过庄家深长的大院,汇聚到了学校的操场。

住往这时天色方开青白,校内老师准备着晨课的讲义,于是生漆的实木大门需要高年级的数名同学合力推开,一尺高的门楣被不知多少代人踩的油光锃亮,很难看出它本有的全貌,越过门楣,走过甬道,一、二年级往左,三年级往右,四、五、六年级拾级而上,各自去找各自的教室,各自去找各自的座位。

教室是泥土地面,每扫一次就薄一层,阳光照进木条交错的窗棂能清晰的捕捉到,细密的灰尘悄悄地从我们脚底升起静静悬浮在我们的瘦小的身上,将我们无声无息地彻底包裹着。那些早已被刻画得面目全非的课桌和长短不一的坐凳,中间缝隙处更是形成一道道土埂,一条条微型的沙漠。那时天真岁月,不知这是

生活苦苦的剪影,反而越觉得好玩。那些厚积的灰尘,不去管它也不擦,任由它的浮起、缓落,自由使它成了它自己想要的形状。

上课的声音是由值周老师拿学校碾煤炭的小锤子,一下一下击打悬挂在甬道出口处的老旧犁铧而形成的,声音清脆深远,一声又一声,七八声后,整个校园便瞬间恢复了宁静。老师走入教室,同学们早已坐端,那时上面的办校经费还未到达远乡,面积狭小,教室教师稀缺,于是两个最低的年级,理所应当分一间,一个老师当两个老师用,往往一个年级一节课上到一半便戛然而止,然后转头又给另一个年级继续讲课,这个场景如今想来,仍旧对当时老师们的自由切换暗自结舌。

下午基本没有主课,像思品、音乐、美术、自然、体育等课程都是可以室外的,老师称之为释放天性,我们也就真的释放天性了。
春天摘花,夏天捕知了,秋天摸鱼,冬天翻螃蟹,至于晚自修只有六年级才有,所以下午课一结束,班主任象征性布置几道作业便回家了,那时候好像只有班主任布置作业并且好像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所以我们的书包里永远就只有一本语文书一个作业本,我们在路上走走停停遇到平坦的地方便赶紧写两个字,然后再走几步找下一个地方,每次还没到家时,老师布置的作业便都已完成。父母常常怀疑为什么老师不布置作业呢,但又因为老师也实则没有向家长反馈什么不良问题,这个疑问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二天,天未亮便被妈妈从床上捞起来,那时候家里没有钟也没有表,妈妈的时间永远都是凭着感觉来的,但是这种感觉又是谜一样的精准。我每每刚收拾妥